

王陽明門人個人之認識

費海璣

梁啟超先生的名著「中國歷史研究法」裡，有一段話曾引起我絕大的興趣。這段話說：「研究中國歷史要用特別敏銳的眼光，注意一般人不注意的史料，引起人們的興趣。」我想到一般人不注意的多是大人物的左右，例如歷代大文豪大詩人的妻子，便很少記載。於是我把我國歷代大文豪的私生活寫了出來，這些文字，收入文學研究續集了。去年我想到我國哲學史也有很多空白，例如朱子的門人，一般人就忽略了。於是，我把葉賀孫、余大雅、黃當、黃義剛、楊道夫、錢木之、鄭可學、舒高、周謨、林恪、連嵩卿、余正甫……等的史料，加以注意。果如梁啟超先生所言，引起了人們的興味。

現在，我把王陽明弟子的史料加以注意，我相信，亦必能引起大夥兒人士的興味。我認爲這並不是作「僻談」，而是開王陽明學的新天地。因爲五百年來的王陽明學，均是教條主義之學。大家忽略了王陽明的教法。王陽明是一位大教育家，他之教人是有似醫者之施方，隨病症之不同而下藥的；我們不能把他的教法忽略了。

一、

陽明先生門人是沒有確實數目的，我先找出三十餘位作研究對象。這三十多位陽明先生的高足，個性各異，因此，陽明先生的教法，亦各有不同，今列名單如下：

徐成之、王虎谷、王純甫、蔡希淵、胡伯忠、

李道夫、楊士德、陳國英、夏敦夫、方叔賢、楊仕鳴、陸元靜、薛尚謙、黃勉之、劉內重、王公弼、鄒謙之、李明德、魏師說、馬子莘、黃宗賢、黃誠甫、童克剛、汪節夫、顧惟賢、孟伯生、梁日孚、蕭子玉、饒子仁、劉少衡。

陽明先生把弟子粗分爲兩類，他說：

「吾昔居滌時，見諸生多務知解，無益於得，姑教之靜坐。一時窺見光景，頗收近效；久之，漸有喜靜厭動，流入枯槁之病。故邇來只說致良知。良知明白，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，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，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。」

我們知道五百年來談陽明學的人多把「知行合一」，「致良知」和「四句教」，作爲討論的主題。忽略了陽明的教法，轉而陷入語言文字之泥淖。陽明先生教人，乃「因病立方」，「權實互用」。故必須學者先自行省察，性向之偏，近於王門那一位弟子，然後用陽明先生之方，庶能變化氣質，成就完美人格。

三、

陽明先生門下有一位徐成之先生，他的個性我說是卞急。我們知道朱子的個性也是急躁的，朱子的自我教育便是佩韋自緩。我之說法的根據就是陽明先生辛未答徐成之書。此書之末，有云：

「近爲成之思，進學之功，微覺過苦，先儒所謂志道懇切，固是誠意。然急迫求之，則反爲私己，不可不察也。」

陽明先生門下的王虎谷先生，他有強毅的工夫。我說他沒有把曾子的弘毅作分析研究。弘是從空間說，毅是從時間說，弘則有容，有度量，毅則能久，有成就。我說王虎谷是有責任感的人，可是未能任勞怨。我立說的根據是陽明先生辛未答王虎谷書。此書中有云：

「弘毅之說極是，但云：既不可以棄去，又不可以減輕，既不可以住歇，又不可以不至，則是猶有不得已之意也。不得已之意，與自有不能已者，尚隔一層。程子云：知之而至，則循理為樂，不循理為不樂，自有不能已者，循理為樂者也。」

陽明門下的王純甫先生，是一位脾氣大，目無餘子的人物。他甚至憤辭厲色說王陽明不是。這實為一件大公案，第一手的史料很多。陽明先生癸酉與黃宗賢書中，就讀到陽明先生和王純甫之衝突。而陽明先生給王純甫的信，有壬申、癸酉、甲戌等年寫的。其中癸酉一信，陽明先生直斥其短為「自以為是。」此書至為重要，亦極有趣，今抄第一段如下：

「純甫所問，辭則謙下，而語意之間，實自以為是矣。夫既自以為是，則非求益之心矣。吾初不欲答，恐答之亦無所入也。故前書因發其端，以俟明春渡江而悉；既而思之：人生聚散無常，純甫之自是，蓋其心向有所惑而然，亦非自知其非，而又故為自是，以要我者，吾何可以遂己！故復備舉其說，以告純甫：」

陽明門下的蔡希淵先生，是一位耿介而孝親

的人。我國的士君子之出仕，多緣有必要承菽水之歡，是以親喪後多退休。古人之服務的人生觀，止於事親，沒有為國服務的人生觀。孫中山先生教人，則把服務的人生觀建在「才力」的天賦上。和他本人因基督教之教養而立之服務人生觀復不同。基督教之服務人生觀，乃建立在神的目的上。亦即人人先事神，因神愛世人，故去為世人服務。但是蔡希淵却是重視才力的人。可能孫中山先生是他的啓發，而把為人服務放在才力之基礎上。所以我說蔡希淵先生是孝心純篤而重視才力的人。陽明先生和他討論出處問題之信，是值得注意的大文章。壬申寄希淵書，是希淵耿介的證據。第一函云：

「所遇如此，希淵歸計良是。但稍傷急迫！若再遲二三月，託疾而行，彼此形迹混然，既不激怒於人，亦不失己之介矣。」

第二函云：

「希顏無亦有獨立無與之嘆歎？」

癸酉一函，是說希淵孝心純篤之證據。第一段云：

「希顏竟然在疚，道遠無因一慰，聞友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，哀傷過節，其素知希顏者。宜為終身之慕，毋徒毀傷為也。」然我之發現蔡希淵重視才力，乃極重要者。此惟陽明先生有銳眼看見之。故已卯致希淵書，即以此為言。末段云：

「聞教下士，甚有興起者；莆故文獻之區，其士人素多根器，今得希淵為之師，真如時雨化之而已，吾道幸甚。」

何以此點甚為重要？當時蔡希淵之友人知人生之目的在事親而已，故多同意希淵高尚不出。而陽明先生則知服務的人生觀應建立於才力上，並知惟以此說之，彼始樂從。故盛道莆人素多根器，而勉之為國家作育英才而服務也。

王門之胡伯忠先生，為嫉惡如仇之人。讀陽明先生癸酉致胡伯忠書即知。書末云：

「與惡人居，如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，伯夷之清也。雖袒裼裸裎於我側，彼焉能流我哉，柳下惠之和也。君子以變化氣質為學，則惠之和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。」

李道夫先生，陽明先生稱揚之為弘毅之人。然道夫之缺點乃是不知緩急。故陽明先生乙亥寄道夫書中設拯溺之諭以醒之：

「比聞列郡之始，即欲以此學為教，仁者之心，自然若此，僕誠甚為執事喜。然又甚為執事憂也。學絕道喪，俗之陷溺，如人在大海波濤中，且須援之登岸，然後可授之衣，而與之食，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，是適重其溺，彼將不以為德，而反以為尤矣。故凡居今之時，且須隨機導引，因事啓沃，寬心平氣以薰陶之，俟其感發興起，而後聞之以其說，是故為力易而收效溥，不然，將有扞格不勝之患，而且為君子愛人之累。」

湛甘泉之門人楊士德，亦可歸入陽明弟子之列。楊士德身體不強，見陽明先生戊寅與薛尚謙書之三：

「聞仕德失調，意思何如？大抵心病愈，則身病亦自易去，縱血氣衰弱，未便即除，

亦自不能爲心患也。」

楊士德如何可視爲王門高弟？陽明已卯答方叔賢書末云：

「諸所欲言，仕德能悉。」

此年，楊士德謁陽明先生，攜來湛甘泉之信，陽明喜極，緣湛學與王學至是而歸一。陽明先生覆甘泉書爲一重要文字，其中有云：

「向在龍江舟次，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，兄時未以爲然。而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，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。今乃果獲所願，喜躍何可言。」

陳國英爲陽明弟子中天資篤厚者，陽明對此類弟子，輒教以靜坐。然庚辰與陳國英書則詢其是否與同志之友日以斯學相講求。可知國英之短即獨學而孤處，亦一耿介人也。此書中段云：

「凡人之學，不日進者必日退；譬諸草木，生意日滋，則日益暢茂。苟生意日息，則亦日就衰落矣。國英之於此學，且十餘年矣。其日益暢茂者乎？其日就衰落者乎？」

夏敦夫亦忠信篤厚之人，我之筆記中言彼有博而寡要之病。然辛巳年陽明先生與夏敦夫書則言其「學得其要。」但此四字之上下文，可由標點而歧其義：

「不相見者幾時，每念吾兄忠信篤厚之資，學得其要，斷能一日千里。」

似非言其學果得其要，乃言如能學得其要，則能一日千里。如是觀之，夏敦夫博而寡要之說非誣也。

也。此書引孔子教子貢語，亦暗示夏敦夫貪博，如子貢之以孔子爲多學而識者，故亦貪博然。故陽明先生乃以夏敦夫爲其門之子貢，於辛巳年詢以「聖人之學乃不有要乎？」此善讀書者所宜玩味者也。

方叔賢有牽滯文義之失，見陽明先生辛巳答方叔賢書。叔賢爲一好學深思之士，曾作大學原，發明大學同於洪範，以此求教陽明先生，而陽明先生竟當頭棒喝曰：

「道一而已，論其大本大原，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，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。……今吾兄方自喜以爲獨見新得，銳意主張是說……學之不明，幾百年矣：吾兄忽復牽滯文義若此，吾又將誰望乎？」

此語甚直。而前此癸未年一信，末謂：

「若叔賢之於甘泉，亦乃牽制於文義，紛爭於辯說，益重世人之惑，以啓吹噓者之口，斯誠不能無憾焉。」

已言其憾。可知方叔賢爲一沾沾自喜者，且極爲頑固。查陽明先生之學與甘泉先生之學之合，爲戊寅年之事，經已卯，庚辰，而有辛巳。辛巳年即方叔賢起紛爭之年，復經壬午年，而至癸未。王陽明全集將答方叔賢兩書先後倒置，亦有糾正必要。

楊仕鳴有「遷就氣習以趨時好」之失，此由陽明先生與楊仕鳴之信可見之。集中卷二收入三封，次序亦顛倒，蓋編者未注意癸未在辛巳之前也。

陸元靜爲王門大弟子，但其病痛至多。我之筆記中言其求速成，泥舊聞，臨時抱佛脚。又動而有悔，以致皇帝斥爲「反覆無常」而不用之。今就王陽明全書覓佐證，卷一有書二一通，一爲丙子年書，另一爲戊寅年書；前者明言其失曰：

「是猶泥於舊習，平日用功，未有得力處故爾。請一洗俗見，還復初志。……吾子之言，是猶未是終始本末之一致也，是不循本末終始天然之序，而欲以私意速成之也。」

後者出於徐愛逝世之後，故曰：

「自曰仁後，吾道益孤，致望元靜者亦不淺。子夏聖門高弟，曾子數其失，則曰：吾過矣。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，夫離群索居之在昔賢，已不能無過，況吾儕乎？以元靜之英敏，自應未即摧墮山間。切磋砥礪，還復幾人？」

提及英敏二字，是元靜求速成之病，未改也。

卷二有書二通，一作於辛巳，另一作於壬午。前者緣元靜多病，將從事於養生；陽明先生乃告以神仙之學爲異端。氣弱多病，但遺棄聲名，清心寡慾，一意聖賢，即可矣。後者爲陽明先生親喪而被謗之時所出，元靜觸冒忌諱，爲之辯白，故陽明先生止之曰：

「無辯止謗，嘗聞昔人之教矣；況今何止於是，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，議論方興，吾儕可勝辯乎！」

卷三有丙戌寄陸元靜一函，末謂：

「窮居獨處，無朋友相砥切，是最大一患也。貴鄉有韋友名商臣者，聞其用工篤實，尤為難得，亦曾一相講否？」

此皆可證陽明先生深知陸元靜之弱點，而設法救之。又陸元靜體弱多病；自丙子年已有病，辛巳又病，且似更加重，至丙戌依然病。無怪他之心無時寧靜！

薛尚謙亦陽明高弟，其人甚主觀，好惡一斷於己，所好即視為善，所惡即視為不善，故亦屢多蹶失。今求證於陽明全集，戊寅與薛尚謙書，內云：

「經一蹶者長一智，今日之失，未必不為後日之得。」即可以反證薛尚謙之往往有蹶失矣。

癸未一書，尚謙已自知其個性缺點為輕傲。故陽明曰：

「知得輕傲處，便是良知；致此良知，除却輕傲，便是格物。」

黃勉之亦是王門卓異人物，陽明先生於甲申年咳逆泄瀉相仍，竟抱病與之作長書，討論大學古本之問題。可知黃勉之先生才識之邁，向道之懇切，使陽明先生不容已於言也。然黃勉之先生之失，正在此。彼竟不一思量陽明先生之身體違和，而汲汲於立言垂訓；亦不自量力，而撰格物說，修道注。故陽明先生甲申與黃勉之書有一段話，正可證明黃勉之之輕狂：

「充足下之才志，當一日千里，何所不可到？而不勝駿逸之氣，急於馳驟奔放抵突若此，將恐自蹶其足，非任重致遠之道也。」

此書中諄諄告誡者，即為：

「若立言垂訓，尤非學者所宜汲汲矣，所示格物說、修道注，……願且勿以示人！」

今且研究黃勉之讀書究有何心得，例如大學中如好好色，如惡惡臭，黃勉之解之曰：

「所謂惡之云者，凡見惡臭無處不惡，固無妨礙；至於好色無處不好，則將凡美色之經於目也，亦盡好之乎？大學之訓，當是借流俗好惡之常情，以喻聖賢好善惡惡之誠耳。抑將好色亦為聖賢之所同好，經於目，雖知其姣，而思則無邪，未嘗少累其心體否乎？詩云：有女如雲，未嘗不知其姣也；其姣也、匪我思存。言匪我見存，則思無邪而不累其心體矣。如見軒冕金玉，亦知其為軒冕金玉也，但無欲羨希覬之心則可矣。」

這真是輕狂胡扯！無怪陽明先生正之曰：

「大學是就人人好惡真切易見處，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，當如是耳。亦只是形容一誠字，今若又於好色字上生如許意見，却未免有執指為月之病！昔人多有為一字一句所牽蔽，遂致錯解聖經者，正是此症候耳。不可不察也！」

陽明先生的弟子劉內重是很自負的人，證據在王陽明全書卷二，乙酉答內重書之末有云：

「必如內重所云，則今之可講學者，止可如內重輩二三人而止矣。然如內重者，亦不能時時來講也，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！內

重有進道之資，而微失之於隘！吾固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，而叨叨至此，內重宜悉此意，弗徒求之言語之間可也。」

和劉內重的個性相反，能自謙的為王公弼，他於乙酉年上書給陽明先生，自稱：

「毀譽得喪之間，未能脫然。」

陽明先生報書嘉許之曰：

「只此自知之明，便是良知；致此良知，以求自謙，便是致知矣。殊慰殊慰！」

陽明先生大弟子鄒謙之先生是很草率的人，證據在王陽明全書卷三，丙戌與謙之書之末。文云：

「吾儕今日用工，務在鞭辟近裏，刪削繁文始得；然鞭辟近裏，刪削繁文，亦非草率可能！」

謙之先生給陽明先生之印象為做事草率，持躬有玩世之態。大禮議起，謙之上疏忤旨，下詔獄，謫判廣德州。後自廣德至越，晤陽明先生，曰：「一官應述，優人隨遇，為故事耳。」陽明先生半响不語，卒詢之曰：「書稱允恭克讓，謙之信恭讓矣，自省允克何如？」謙之聞言，面紅耳赤。

和鄒謙之的性格相反，章句節節分疏引證，有似書獃子的是季明德。陽明先生丙戌答季明德書中批評他的話，令人發噱：

「居有司之煩，而能精思力究若此，非朋輩所及。然此在吾明德，自以此意奮起其精神，砥切其志意則可矣。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，以為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，又連綴

數聖人紙上之陳迹，而入之以此一款條例之中，如以堯之試繇爲未能不惑，子夏之啓予爲未能耳順之類，則是尚有比擬牽滯之累。以此論聖人之亦必由學而至，則雖有所發明，然其階級懸難，反覺高遠深奧，而未見其爲人皆可學。」

魏師說先生亦是良知的學者，但是他把自己的意見作爲良知，而感到有拘於體面，格於事勢等患。陽明先生丁亥答魏師說書，對症下藥，爲一重要文字：

「所疑拘於體面，格於事勢等患，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；若能誠切專一，自無此也。凡作事不能謀始，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，亦皆致良知之心未能誠一，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，若見得透徹，即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，除却體面事勢之外，亦別無良知矣。豈得又爲體面所局，事勢所格。即已動於私意，非復良知之本然矣。今時同志中，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，一涉酬應，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，此誠不可以不察也。」

陽明門下有一書法家，他是馬子莘。陽明先生認爲這種溺於字畫文采，便是缺點。丁亥與馬子莘書，內云：

「連得所寄書，誠慰傾渴，縮觀來書，其字畫文采，皆有加於疇昔。根本盛而枝葉茂，理固宜然。然草木之花，千葉者無實，其花繁者。其實鮮矣。邇來子莘之志，得無微有所溺乎？」

王門大政治家爲黃宗賢，他的知謀才畧出衆，但是沒有古大臣氣象。證據是陽明先生丁亥與黃宗賢書：

「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恥，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爲恥，憤怒嗜欲不能直任意情爲恥，殊不知此數病者，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，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。……只題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，古之所謂大臣者，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略，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，休休如有容而已。諸君知謀才略，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，所未能自信者，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，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。今天下事勢如沉痾積痿，所望以起死回生者，實在於諸君子。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，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？」

黃宗賢之缺點是易於動氣，所以陽明先生要他學古之大臣；並且說：

「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，便截然忍默得；意氣正到發揚時，便翕然能收斂得，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，便廓然能消化得，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；然見得良知親切時，其工夫又自不難。緣此數病，良知之所本無，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，若良知一提醒時，即如白日一出，而魍魎自消矣。」

與黃宗賢常相過從之黃誠甫，亦爲陽明高足弟子。他聽陽明先生吩咐，與宗賢相約定，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，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，互相規切。此兩人之性格相近。黃誠甫愛在聞見上用功，黃宗賢作輟無恒，似誠甫較爲勤敏；然在陽明

先生眼裡，良知外無學，兩黃均不學者也。

陽明先生門下一劣徒爲童克剛。乙酉春，他致有治垂統之八策，出示陽明先生。陽明先生認爲不過老生常談，不予置論。越十日，克剛悔曰欲焚棄八策，並誓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。但他並未真的覺悟，念念不忘把八策獻皇帝。以此惱了陽明先生，他邀同志諸友，把童克剛的八策燒掉，並且寫一信痛斥童克剛。信中說：

「今日羣司之中，縉紳士夫之列，其間高明剴切之論，經略康濟之謨，何所不有？如八策中所陳，蓋已不知幾十人幾百上矣！寧復有俟於克剛耶？……若此策遂上，亦非獨不見施行，且將有指摘非譬之者，其爲克剛之累，不小也！……八策之中，類皆老生常談，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，然亦不過訴狀之詞，一有可聽之足矣。……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，而乃冒任禹稷之憂，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，希不傷手矣。……八策斷斷不宜復留，遂會同志諸友，共付丙丁。爲克剛焚此魔障！克剛自此但宜收斂精神，日以忠信進德爲務。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不見是而無悶可也。」

汪節夫先生亦有務外近名之病，然非同童克剛之狂妄。證據爲王陽明全書卷五頁一〇一，與汪節夫書。此書末云：

「節夫姑務爲己之實，無復往年務外近名之病，所得必已多矣。」

顧惟賢先生爲王門高足，善於作譬喻，如言有所疑而未解，正如饑者之求食，若一日不食，

則一日不飽。又如言終夜思之如污泥在面，而不能去。其譬諭皆足發人深省，故顧惟賢乃王門之子夏。然其語亦時有所失，如欲言以己意刪節慈湖文集，陽明先生即馳書止之曰：

「古人言論，自各有見，語脈牽連，互有發越；今欲就其中以己意刪節之，似亦甚有不易；莫若盡存，以俟具眼者自加分別！」

孟伯生先生為陽明先生早期弟子，他的個性缺點，陽明先生曾指出有「自是好名」之病。並喻之曰：

「此是汝一生大病根！譬如方丈地內，種此一大樹，雨露之滋，土脈之力，只滋養得這個大根；四旁縱要種些嘉穀，上被此樹遮覆，下被此樹盤結，如何生長得成？須是伐去此樹，纖根勿留，方可種植嘉種。不然，任汝耕耘培壅，只滋養得此根。」

語在傳習錄中。

梁日孚先生為陽明先生晚期弟子，他到贛州見陽明先生後，便欲從以終身，不願離去。陽明先生認為這種性格是缺少獨立自主精神。故勸之以：「務醒其心，毋徒湯火荆棘之為懼。」

蕭子玉先生是陽明的湖南籍弟子，他的缺點是好禪學。陽明先生吟詩諷之曰：

「王生兼養生，蕭生頗慕禪。迢迢數千里，拜我滁山前。吾道既匪佛，吾學亦匪仙，坦然由簡易，日用匪深玄。始聞半疑信，既乃心豁然。譬彼土中鏡，闔闔光內全。外但去昏翳，精明燭孀妍。世學如剪綵，粧綴事蔓延，宛宛具枝葉，生理終無緣。所以君

子學，布種培根原。萌芽漸舒發，暢茂皆由天。秋風動歸思，共鼓湘江船。湘中富英彥，往往多及門。臨歧綴斯語，因之寄拳拳！」

樂子仁先生是陽明先生心愛的弟子，他好效先覺之所為，言亦有過者。陽明先生因子仁之病而藥之，步其韻吟曰：

「從來尼父欲無言，須信無言已躍然，悟到鳶飛魚躍處，工夫原不在陳編！」

操作存養本非禪，矯枉寧知已過偏，此去好從根脚起，竿頭百尺未須前。

野夫非不愛吟詩，纔欲吟詩即亂思。未會性情涵泳地，二南還合是淫辭。

道聽塗傳影響前，可憐絕學遂多年，正須閉口林間坐，莫道青山不解言。」

劉少衡先生是王門中罕見之奇才，他眼裡世人皆是假人，均是偽君子；有似當今的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。陽明先生却使他的思想大變，後來，他却認為滿街都是聖人了！這些見傳習錄便曉。

四、

我們現在明白了王陽明的教法，就可以不陷於教條主義之陷阱，而真正獲陽明學之益。五百年來之陽明學可以說均是學究之學，所討論的如「知行合一」「致良知」「四句教」「大學古本」「朱子晚年定論」等，實際上全是糟粕！我們今天方能把學者從錯誤的方向導到正確的方向來！

為結束本文，筆者樂於談談王陽明先生如何

接待青年學子。儲柴墟先生曾問陽明先生曰：

「後進之來，其質美而才俊者，先生多視為後輩，其庸下者，反待以客禮，何也？」

陽明先生答道：

「後進之來，其才者，皆有意於斯道也，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。其庸下者，不過世俗泛然一接，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。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為同舍友，待之友也；既而希哲師事伊川，待之弟子也。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？孔子待陽貨以大夫，待回賜以弟子，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？師友道廢久，後進之中，有聰明特達者，頗知求道，往往又為先輩待之不誠，不諒其心，而務假以虛禮，以取悅於後進，干待士之譽，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。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，無由復明。」

讀者聞此，即知筆者所言陽明門人三十人，雖各有所短，然其名能附驥尾而傳於今者，皆陽明先生所許為聰明特達可造之才也。

筆者並非不知「惡稱人之惡」，嘗讀論語，頗不信「柴也愚，參也魯，師也辟，由也喭。」之記載，以為孔子何曾稱人之惡？至於朱子謂孔子之教法，一皆見禿子說和尚，筆者亦疑之，以為聖人不如是也。然而，論語及朱註傳之於今，今欲觀聖人氣象，則幸有此諸孔子大弟子性行之偏差，足以襯托孔子人格之完美。故今日欲世人認識王陽明之肯孔子，不得不將其弟子之性行和盤托出。

徐成之、李道夫之下急，王虎谷之欠弘毅，王純甫、薛尚謙、黃勉之、顧維賢、樂子仁之輕傲，陸元靜之泥滯。鄒謙之之草率，夏敦夫之博而寡要，汪節夫、孟伯生之旁鶩近名，劉內重之自大，黃宗賢、黃誠甫之使氣，楊仕鳴、魏師說之趨時，方叔賢、季明德之牽滯文義，馬子莘之溺於翰墨，劉內重、楊士德、梁日孚之懦弱倚賴，胡伯忠之嫉惡如仇，蔡希淵、劉少衡之耿介，陳國英之孤處，童克剛之愚而好自用，蕭子玉之好禪學，一皆出自陽明先生之口，非筆者厚誣之也。

他若汪石潭有因嗜廢食之過，戴之良之有始無終，王天宇有志而不能篤，歐陽崇一之多病，唐虞佐之好吟詩，黃正之但在人所共知處用功，王龍溪之愛檣槓，朱本思之發蠹問題，陳九川之無法屏息念慮，徐曰仁之不善調護身體，王汝中之愛妄發議論，錢德洪作事草率，皆彼等所自承；因係人所共曉，故未收入本文。

學者得此，宜各自付為近於王門何人，然後取陽明先生教其人之語而自治之，必能接軌昔賢，而入陽明先生之室。

誠如此，則陽明學外真無學問矣！今之人每謂眼前之青年，無不面目可憎，接之，無不語言乏味，甚至以為今世為末世，比屋可誅！噫，此即存在主義之時代病，亦即「劉少衡病」。時賢每詢有無長法搶救當今迷失之青年，筆者此文草畢，將對以「陽明教法」在此，毋待旁求矣。

王雲五博士 主持

四部叢刊初編縮本

平裝 一〇、四〇〇冊
每部售 一〇、六〇〇元

集海內外國學古籍善本之大成

判斷我國古籍真偽之最佳依據

王雲五博士 主持

合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未收書目禁燬書目

精裝 五冊
每部售 八百元

附四角號碼檢索極便

王雲五博士 主持

續修四庫全書提要

精裝 十三冊
每部售 二千元

萬部書籍提要彙集於此

一卷在手可觀視天下羣書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37號·郵政劃撥帳號第一六五號